

品读评赏

于幽暗迷宫间探掘——读沈烨小说集《在晚风冷峻处》有感

钱益清

“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复杂组合？”

读完湖州籍作家沈烨的小说集《在晚风冷峻处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12月第一版),脑海中不禁浮现这一问题。

在她笔下,故事斑斓若棱镜折射下的万花筒,形形色色人物在此间聚散、分合,那些不断苦苦追索的人,被过去困住的人,迷惘痴吃的人,背负罪感的人,也许他们已不再年轻,却依然经历着催生矛盾的内热和内裂,在不同生命阶段上艰难跋涉。作者用手术刀般的冷静笔法,引领我们逐层剥离纷繁的故事外壳,将目光投向人类心灵中最为幽微曲折的部分。

这显然不是可以用轻松愉快姿态来展开的阅读,相反,小说中充满了意识和潜意识的暗流,感觉、知觉、想象、心理和情节交织在一起,在碎片化的不确定性中拼贴成迷宫般的叙事空间。更多时候,它是在对阅读者发出挑战:来吧,看你能否跟上节奏和步调。

在《我欲乘风归去》一篇中,作者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显得尤为引人注目。小说以侦探小说的骨架为入口,当读者循着李香萍自杀案的线索深入,期待在推理的逻辑链条中抵达真相时,作者最后却毫不犹豫地抽去了所有稳固的砖块:从丈夫实验室获得的毒药、模仿儿媳小说情节的“遗书”、在昔日学生店里购买的奶茶、穿越大半个城市前往的影院……警官张晓晨费力复原的拼图碎片,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还原自杀轨迹,却无法指向死者内心的真实图景,终究不过为迷官又添了几道虚掩的镜门。至此,小说挫败了读者寻求答案的欲望,以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取代了传统的终局,让这场精心策划的自杀成为死者对生者、对世界的一记回声悠长的叩问。而在另一篇小说《迷宫》中,这种不确定性被更大地引爆开来,却不像前者般与多重视角的纷争相关——而是直接指向极端情境下自我与自我关系的解决。作家刻意设置了“我”遭遇绑架、被迫在囚禁中“反省人生”的荒诞情境,面对随时可能被撕票的风险,“如果你快死了,你想见到谁?”这一提问,才能被赋予触及及人物灵魂内核的终极力量,从而启动“我”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次审视、盘诘和反省。值得一提的是,文中的“我”和原那如镜般互为映照,精神上的孪生缠绕,让彼此恍惚成为“世界上另一个我”:当“我”坚持自己是在凝视对方背影的同时,在读者的观察视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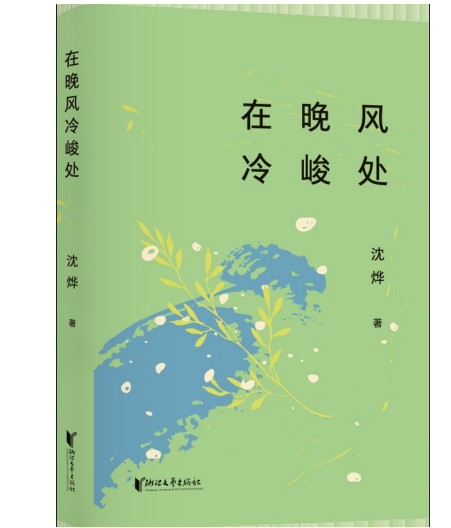
里,这个背影却正一步步与“我”自身重叠,形成亦真亦幻的舞台效果。原那是谁?她是否真实存在?还是如同“我”父母般,是一种随时可能被证伪的记忆和想象?巨大的不确定性从中溢出,覆盖了现实的存在感,让读者从迷宫走向新的迷宫。

同时,在小说中,缠绕于迷宫叙述间的还有种种不断隐现的“出走——回归”意象。远离久已生存的重复性原环境,到另一世界去重新适应和构建自我,是“出走”的原初动机;而“回归”则象征着这一成长的完成或阶段性成果,带着更为清晰的认知回到原点,实现对自我的重新定义和整合。像《小春》中的“我”,就在母亲死亡和父亲重组家庭后选择走出小春,又在多年后带着女友回归,以成年视角不断审视童年记忆并展开追寻;《在晚风冷峻处》中的“我”,年轻时从城市出走到沅溪寻求理想中的生活,又在经历火灾意外后逃离,最终藉由十余年后的回归达成了自我与往昔的和解;还有《托拉查进行曲》中提到的“不死之乡”塔纳托拉查地区,在这里主人公汤瑞见证了仪式对生死观的解构,带着“我会忘了这一切,再次出发”的信念回归,让自己的人生重新流动起来……在这些故事中,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断裂、丧失乃至死亡,不得不面对自身痛苦、迷茫、挣扎等身心失衡的状态,选择被动离开或主动出走成为为其提供疗愈可能的契机,而最终所有的回归本质上都是对其人生“存在之重”的再审视。或许这也正是作者赋予笔下人物的隐秘救赎:永远在出走的路上寻找归途,又在归途的镜像里看清出走的意义。

最后,忍不住还要补充一点,这部小说集中流露出来的独特魅力,还源自篇目间那种若隐若现的呼应——许多篇目中有意无意地布设了如同命运暗线的潜笔,似乎负载着作者串联更多的意图。具体来说,就是某个故事里匆匆一瞥的浮光掠影,在另一故事中也或许正被不断地放大、再放大,成为作者试图展现给读者的新聚焦点。比如《桃子湖水怪》中,男女主角的爱情线外,还有一个简笔带过的家庭主妇投湖的电台故事,“一个每用一分钱都需要别人认可的女人,她怕的东西太多了。因此,发现老公在外头有了情人后,她只能忍,忍无可忍了,她就只能死。”而在《漫长的告别》中,这份女性的绝望和反抗被真真切

切地铺展开来,细腻而冷静地上演在“我”——一个从头至尾没有出现姓名、被抽象为“尤太太”“尤一母亲”的家庭主妇身上。同样的,还有一些微妙的迁移感,譬如《查托拉进行曲》里,教师汤瑞从学生笔记中窥得的心语,“感谢你,为我打开了这个世界……Mr汤真是个有趣的人”,这一点似有若无的萌动,落进《消弭模仿的戏法》中,是否就可能衍生为一场对导师的绝望暗恋?同样教授英文,同样的夜跑习惯,一定程度的相似让人怀疑作者似乎想在两者间埋下某种关联,然后由此迫你思考:少女眼中近乎完美的导师叶楼,去除滤镜后所呈现的会不会正是汤瑞那面的沉重困顿。他者的凝视与自身的背反,在作者导入的文本暗流里实现了奇妙自治。再把视角转向《我欲乘风归去》中的简羽中和《哈姆雷特》里的言雀,二者早年同为网络作者,相似的开端导向不同的人生,最终却共同指向社会之于女性的隐蔽囚笼:前者被困在“贤妻良母”的角色标本里,后者将自己禁锢于“成功女性”的展示橱窗。当简羽中最终领悟“学会脱身”的生存哲学时,太平洋彼岸的言雀恰似她未完成的灵魂复本——从这种留白式的对照中,也许能再次感受作者试图编织文本宇宙的小小野心。

一个好作家,不是社会新闻记者或维持秩序的保安,流行声音的伴唱,又或者和谐社会的无脑证人,而是凿开习惯思维的坚壁、让新风涌入的破坏者。从这一角度出发,对沈烨和她的小说,我们也许可以抱有更多期待——当多数人仍在描摹现实表层时,她已握着文字的探针,向人性脉搏的更深处掘进。



宝石的品格与光焰——俞力佳散文读感

余夫

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,俞力佳都是湖州新时期以来最具审美品格的作家之一——出道早;诗歌、散文及至小说写作,一直贯穿她先锋文本的前倾探求,精致典雅的唯美意韵营构,金镶玉般的语句饰品锤打。她从不张扬,仿佛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好在,作家靠作品说话。如果你是一位趣味纯正的读者,你不能不对她的文字保持一种贴心赞美。“文品”之外,与其接触,你同样会对她的人品保持一种恰到好处地尊敬。尽管她“孩子气”和“小资”熔于一身,拥裹着智性、温婉、细致、固持……她似乎穿着杨绛形容的那种“隐身衣”,浅薄的自夸或廉价的吹捧,与她的写作保持着天然距离。

俞力佳,女,1960年生于浙江湖州。“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在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作品。曾在商业单位谋生,后离开工作,专营母亲,副业作家、阅读者。现长期在网络上以散文形式记录生活。”

俞力佳在新浪网上开有“鱼一直在游”博客,拥有散落天南海北的粉丝,本地的女性拥趸更对她痴迷有加。需要说的,是很多写作同行觉得她很优秀,但在公共场合或纸质评论上,却有意无意“疏离与躲避”她,这种暧昧并非惯常的文人相轻,却可能是某种知晓厉害的“害怕”:害怕她这原生璞玉被琢磨、评介后,宝石的质地与光焰灿目而出,让他们自感会被灼伤。

如今,文场几近名利场,肉麻的吹捧与厚颜的炒作,自欺欺人地充斥着各种媒介,但还是那句话:好作品能自己说话。一个偶然的机缘,在朋友采菊的侠义襄助下,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看到了力佳的作品,赞叹并感喟不已。由此,他们自主从她的博客撷取篇什,精心剪裁、辑录、编排,抛砖引玉先推出她的这本散文随笔集《我对这些微笑,对你也一样》。全国公开上市,让本埠很多习作者艳羨,实则属“实至名归”。

作为文友,更是生活中的朋友,我为她感到高兴,也为某种真正的几近遗落品格得到珍视、契赏而宽慰。是的,天道酬勤,也会酬好的品格——文品与人品。在这个喧闹、乖戾而碎片化的时代,英雄远去,崇高消解,纯粹没落。互联网适时而来,加快了世界的扁平化,因而,我们应该愈加相信,真正的

公允仍在,而且会越来越大行其道,会一次次佐证着人间“正道”的宽度、厚度与广度。因为它本来就一直存在,寓于万千事物中,它们选择时代、时机,或隐或显。

《我对这些微笑,对你也一样》10万余字,分为“食”“花”“人”“说”四辑,内含《玉兰花饼》《吵雪鸟》《卖红菱的老人》《元宵节》等48篇。集子所选文字的题材,大都从江南的寻常入手,包括自然草木、季节转换、风俗流变;寻常人的日常生活,亲人、邻里、友朋等人物的情与事之交集,和交集之外的拷问、思索,以及它们投放于短暂人生、浩淼时间中的喜悦、茫然与哀痛。力佳的散文、随笔、札记,大都贴着人性而写:根性的善、爱与情的温婉、心智抵达的真。行文组合中,有隽永的故事,故事的核心,多有某些矛盾对立或纠结,由此产生一种弹性与张力;有款扣的银链细节。语言上,得益于长时期习诗锤炼,节制、精简、洗练、灵性,柔软而坚韧,有拉面一般的油性、光亮与劲道。

许是博客操作之需,也或是闲散的生活所赐,更是心灵空间里断断续续的哲思,灵感闪句的蹦跳,收入这本集子中的散文、随笔,表达轻松,自由,“有法”却尽量做到不露痕迹,趣近“无法”。因而,在所谓的形式上,较散、漫,有成扇收放的自如。它是一种动态中的呼吸,恰似玉兰花瓣翔舞飞落的形态和过程,而非满目的情志枯败并委地入泥。传统评述文字“形式和内容”这老掉牙的话题和尺度,于我的理解,不是衣服和身体这种可浅贴、隔离的关系,而是体肤和骨肉的关系——它们是一体的。内容借助形式而显出那种肌理的细腻、光泽和美感,实乃骨肉之髓、之气血的外化,与蒙养。

力佳化欧化古,融入自己的传情达意。毫无疑问,在美学品格追求上,力佳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。在“人生而平等”旗帜下,她巡检生活中人性深处的真、善、美并呈出那些断面,点滴。是的,人生的真义,有时不在铺排的宏大叙事里,而闪烁于寻常人的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中。毫无疑问,我们能从力佳的文章,看到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吸取与运用。集子中的篇章,有时直接撷取古代文献某个小故事,或引述有禅意、野逸的诗句;她也迷恋国画中的留白——从她

语言炼金的句子、意境营筑某种“断裂”“空落”中,均能得见。虚实、张弛,恰如道家中的阴阳之道,通过对段落、语句的调节,演绎着节奏,并努力呈出一种气息的平和与畅达。

很多作家藉文学幻像、艺术夸饰表现,用想象弥补生活,用向往融注现实,用可能性充实现实性,最终发展了精神的能力,填筑了生活中的不足。力佳的散文,貌似“小资”,背后却呈具“反向而观”的现实性。

力佳不是没看到生活中的假丑恶,恰恰相反,她是清晰而逼真地看到了它们的凶横面目。我想这可能更促使她在艺术世界里加以“回避”,用典雅、精致、幻化的语句和情思,向着唯美的空间飞奔,因而这些美好的文字正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,也是岁月流逝中的沉痛回声。所以,是否可以这样说,力佳笔下的这些文字,是人生理之“趋利避害”天性的自然规避,也是抚慰心理的“自我催眠”,更是她文学的精心实践与审美的自觉追求。正如钱币的一体两面,我们借助力佳的美妙文字,飞升到一种气韵生动的向往、意境、情趣里,虽然它有时同时显现着创作主体的某种心理孱弱,对眼下粗粝生活的失望,以及对人性弱点的普遍无奈甚至绝望——这是我们共有的体验。是的,我们无法逆转时代之变化,只有“在自己身上,克服这个时代”(尼采语)。



茗上漫笔

仙人坑,万山丛中漫茶香

朱 炜

德清莫干山紫岭村的最高处,有一个特别的名字,叫仙人坑。其境不仅不能复制,还有奇妙传说,相传这里是仙人到莫干山踩下第一个脚印的地方,也是新世纪莫干山“洋家乐”最早竖起标杆的地方之一。

仙人坑,又名宝剑坑,在石颐山西南,在蛇岗之北,旧属原武康县十一都一保一庄(莫干乡第六保),莫干乡公所设此。其地有上、中、下三村,住户凡百余家,宅皆临溪而建,流泉淙淙,隔岸山脚,奇石礧礧。由此南行三里许,经蛇岗至鱼村一带,溪益阔,石益怪,沙浅水清,曲折而赴双溪,不啻如入仙境。

百年前,莫干山避暑人士闻仙人坑有极长之瀑布,不往何为?中国地学会会员王子仁便选择乘兴夜游仙人坑,既至,果见瀑布流泻,飞沫溅珠,远望之,俨然一悬布,如银河之不染尘,洵大观也。此时,忽有孤鹤自前山飞来,鸣于月下,诸人流连不忍离去。莫干山中多瀑布,如剑池、福水、碧坞、葛岭,仙人坑之瀑分三折,别有姿态。作家周瘦鹃素喜涧水,在《山中琐记》中曾述仙人坑的一次乘舆秉烛夜游:“至仙人坑,天已入暮,昏不见物,幸舆人已于檐头购得灯烛,亟出而燃之,舆各一灯,系于行杖之端,用以照前后舆人,然烛光甚细,不能普照也。愚持杖笼灯,危坐舆中,心惴惴不自安,引目四瞩,但觉隔岸皆山,涧响甚厉,滋滋之声不绝。”一生几闻鹤清鸣,也效古人秉烛游,如此良夜真不宜虚度,而白日更应惜寸阴。上海银行职员陈慧一曾在莫干山小住数日,特道出百步岭,经山鸠坞,往仙人坑游赏,见有一古刹,建于山涧上,系废后重葺者,重点是,相近有村舍三四,农人食耕于斯,浑朴有古风,相聚无所争,一若世上无奸诈之事。

但好事、新事在莫干山会自然发生,且大多是以纪录片聚焦,不断向外输出莫干山里的栖居方式——生活,也帮助观众从不曾留意的细节中习得新的视野。一如1898年,美国人范约翰偶游莫干山,爱其地幽雅,遂买屋为避暑之所,开启西人在莫干山购地建屋之始,迨后游人踵至,各建崇楼,成一奥区,与庐山、北戴河、鸡公山并闻寰宇。喧嚣过后是沉寂,久别重逢有更多惊讶和欣喜。一座山的久远故事,或真实,或虚构,很多只在本地家族中代代相传,而对于到访者而言,重温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则是一种享受。2005年,法国人司徒夫被 The Moganshan Lodge(莫干山顶咖啡厅)主人吸引,进入莫干山后则被这片茶竹之地流连忘返,所幸买下了仙人坑茶厂旧屋和四周茶园,整挖酒窖,种植玫瑰园,在炉边举办有关艺术和传统的故事会。司徒夫所设计建设的法国山居(Le Passage Mohkan Shan Hotel Francais)便是如今莫村旅馆的前身。在新一轮避暑地复兴中,这种与本地能量、信息的对接,山上与山下的联动,成为

站在曹家簕石前桥前

施国琴

一说起小桥、流水、人家,也许你的脑海里会跳出马致远的小令《天净沙·秋思》。夕阳下,一匹瘦马、一个浪迹游子踟躅于深秋寒烟暮色之中,最后,消失在苍苍莽莽之下。其意境之凉、情调之悲,至今还触痛着许多疲乏沧桑的灵魂。

而我印象中的小桥流水人家,是宁静的、温暖的、芬芳的。我记得席慕蓉有一首诗这样写道:我喜欢将暮未暮的原野。所有的颜色都已沉静,而黑暗尚未到来。席慕蓉生于四川,她的诗歌有着对草原“偏执的爱惜”,因为她是蒙古族入。而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江南文化的基因,我喜欢的是江南水乡夏秋时节的将暮未暮。

将暮未暮,田野恢复了宁静。新收割的稻子,一垅复一垅,互相依偎着。晚风轻抚过田野、荷塘,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稻香。

将暮未暮,古桥静默着,它仿佛在细细品味这人间的烟火气,任由那湿润的青藤、绿苔爬上桥栏。都说紫色里藏着最不稳定的心,此时的荻花已由紫色褪成白色,有种返璞归真的禅意。

将暮未暮,桥畔的大树不时传来一阵喧闹,那是鸟儿们在竞争栖息之枝。也有一群不愿加入其中的,早已在停歇在附近的电线杆上,呆呆的样子,像果子,也像逗号。

将暮未暮,河水是安静的、温柔的。家鸭们早已成群结队上了岸;而野鸭,一定要撒欢到最后。此时,由它们荡起的圈圈涟漪也消失进了芦苇丛里。苇丛

莫干山最具价值的资源之一,而随着以裸心谷、法国山居等为代表的“洋家乐”蔓延成片,使莫干山取得了很不一样的成绩,名列《纽约时报》推荐的全球值得一去的45个地方之第18位。媒体的争相报道,住客的口口相传,令莫干山民宿一度供不应求,需要提前预订。

莫干山,真是一个观察人的生活和寻找情感记忆的理想地,而茶园是莫干山最标志性的景观。在莫干山掌故中,范约翰最初买的就是莫干山上的茶园,柏高德也买过莫干山西边的一处废弃茶园盖了一幢土房,法国山居logo里有“茶園”二字和莫干黄芽图案——这款采自莫干山竹林中的、因带着嫩黄白毫芽尖而得名的茶,与西湖龙井、余杭径山茶同列浙江省首批一类名茶,而仙人坑茶园即围绕着莫村旅馆的茶山,属莫干黄芽的核心产区之一。凭借其香气清甜、滋味甘醇的品质和稀少的产量以及独特的工艺辨识度,莫干黄芽不再是曾经散失的塔山古产,重新回到了市场之中。司徒夫用心管理茶园,采用茶园的鲜香茶叶炮制而成独具茶味的美食。2014年,第六届莫干黄芽茶王赛在法国山居举办,通过 CCTV4《走遍中国》栏目播出,莫干黄芽茶与法国红酒争妍斗艳。而此前,法国山居还办过擂茶大赛,参赛者将干净的茶叶、芝麻、花生等放入擂钵,待食材完全被碾碎,添上凉水,搅拌至糊状,就是一碗擂茶。仿佛这与法国山居试图营造的风格不搭,但增加了异域风情的山居与当地风土的粘性。少点仙气,多点质朴的泥土气,未尝不是民宿的生机。

司徒夫认为莫干山是徒步或骑车郊游的天堂,旅行者可根据体力状态选择合适的郊游路线,走出法国山居,踏上穿过茶园的小路,一直向上通往莫干山顶,可欣赏古道夕阳与街灯初上,可领略本地建筑与万国别墅群,可体验乡村生活和都市时尚。如果时间足够充裕,尽管暂停脚步,凭栏喝一杯咖啡,或者坐下来品一杯茗茶。

一叶知春,万山丛中漫茶香。莫干山茶农素来是以本地产的茶为傲的,明前、雨前新出芽叶甚或被称作“喜鹊嘴”。仙人坑的人是懂茶的,自古以来茶从未离开过餐桌,凝聚着家族和村落,如司徒夫者入乡随俗亦将茶园作为渊源,以茶为料,浸泡其中,思路渐渐打开,又如莫村旅馆的经营者看山上是什么颜色,桌上就有什么颜色,与草木、山水形成了一种默契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度假模式,从前是资源依赖,现在更倾向于内容驱动、情绪溢价。

雕饰得格外美丽,原味或冲淡,很多沉淀的地方文化意味着会流失,这不应是民宿被简单模仿和泛用的结果。相反,近千家民宿应该成为莫干山新历史的见证者、参与者、创造者,才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宿集高地,与在地文脉形成双向滋养,生长出有生命力的乡墅。

曹家簕石前桥前

在一阵喧响之后,又归于安静。

将暮未暮,远处的汀州,有鸟儿飞起、有渔火闪烁,不禁使人联想起元好问的那两句诗——“寒波澹荡起,白鸟悠悠下”。直立在水中的一排排“之”形竹箔,隐设在渐渐升起水汽中。就这时,一阵时断时续的渔歌飘来,朦胧而悠长。我仿佛看到:一只只肉肥膏满的螃蟹,纷纷落入渔家的簕箔下的饕餮。

将暮未暮,是村庄最有生气的时候。家家屋顶上的炊烟次第升起,轻轻渺渺,盘旋于这个村庄之上。那混着浓浓的柴草香、饭菜香的炊烟,就像朵朵抒情的花儿。

将暮未暮,家家户户的灯亮起,淡黄的暖光从窗格里射出来,院里的枇杷树的影子斑驳在西墙上,如同一幅大写意。此时可口的饭菜已经上桌,菊黄蟹肥。家人围坐、灯火可亲。

将暮未暮,晒谷场,几个端着饭碗的大人们正热情地讨论着年景,稻谷的收成,鱼蟹的价格;砺石口,一群孩子们,一手持电筒,一手拿着竹篓、蒸簕,捉虾去喽!

……

“岸腹凝烟,凉生簕簕;镜涵涵影,晚唱渔汀”,这是故乡吴兴区织里的曹家簕石前桥之楹联。阅读这副石桥楹联,恍如置身于童年的轻烟中,又如神游于故乡的恬梦里。

